

十月  
月  
丛  
书



十二月

LAYUE · ZHENG YUE

腊月·正月

贾平凹

---

腊 月 · 正 月

贾 平 凹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丛书

腊 月 · 正 月

làyuè·zhēngyuè

贾 平 凹

•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5印张 256,000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6,500

书号: 10326·58 定价: 2.0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小月前本·····   | ( 1 ) |
| 鸡窝洼的人家····· | (137) |
| 腊月·正月·····  | (280) |
| 后记·····     | (419) |

## 小月前本

---

山窝子里，天黑得早。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，眯眼儿一看，高高低低的瓦槽，短墙头，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，田地，河岸漠漠的沙滩，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，渐渐地软下去，看不见了。但是，风没有起，暑热不能杀去，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。三只的，五只的狗，依旧懒懒地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，踢也踢不走，舌头吐着，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。

河湾的大崖，黑得越发庄重。当夕阳斜斜的一道展开在河面上，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，万般明灭，是一个恍惚迷离又变幻

莫测的神奇妙景；现在，什么也没有。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，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继续激动，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；白点慢慢变灰，变黑，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，只存在着“咕咕”、“唧唧”的烦嚣。夜的主体站在了天地之间，一切都沦陷入沉沉的黑暗中去了。

河对岸的荆紫关里，一头草驴在一声声地叫。

这时候，街道上急急地奔过一条黑影。脚步抬得很高，起落如在了瓮里；人已经前去了，响声才“咚”地从碎石板上弹起。在街心的一棵弯柳下，他站住往一家屋里望；这家六扇开面的板门还没有关，黑隆隆的，只看见那对着门口的灶膛里，火炭红通通的。

“喂——老秦哥！喂——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和尚！”屋里应声了，“牛又不行了吗？把他的，不知牛跟了你霉气，还是你有了牛倒霉！进来吧，大热天的，这儿有茶。”

王和尚摸摸索索从门面中间往里走，撞翻了一个脸盆，“啪啦啦”响了一个圆圈儿。走到后院，月亮刚刚出来，老秦一家人正坐着乘凉品茶，老少好个受活。老秦的胖婆娘拿过一把小竹椅子，“噗”地将一盆冷水在上边泼了，挪到王和尚的身下。王和尚只是靠在后厦房的墙上喘粗气。

“你没有磨些豆浆给喝吗？”

“喝了，喝了两洗脸盆子；半罐子白糖也都贴 赔 在里边了！”

“皮硝呢？”

“耽搁了。我后晌磨豆浆，让小月到荆紫关去买，天黑回来，她竟忘了去。天杀的死妮子，事情全坏在她手里了！”

“这就怪不得我了！我就说嘛，怎么我老秦连一头牛都治不好了？”

王和尚的头上，汗又忽地冒了一层。他蹴下来，用衣襟擦着脸，声调里充满了哀求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我一心儿信得过你！上次买你的老鼠药，虽然把家里三只鸡毒死了，但那确实是真药，不比得荆紫关上那些充假的。你再去给我家那头牛看看吧，半后晌它就卧倒了，口里只是吐白沫，鼻子里出气象要喷火。我担心今个夜里不好过去啊！”

他说着，哭腔就拉了下来。

“这得要喝白公鸡的血了！”

“黄公鸡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才才家不是有吗？前天我想买了吃，那寡妇倒不肯舍得，那公鸡特大哩！”

“哦。”

王和尚让老秦先向他家里走，自个便转身从前堂门面房里跑出去。老秦的胖婆娘叫喊着别再撞翻了盆子，王和尚应着“没事”，脚步早到了石板街道上。

说是街道，其实并不算是街：没有一家商店，也从未举行过什么集会。拢共四十户人家，房子对列两排而已。这是秦岭山脉最东南的一个山窝子，陕西，湖北，河南，三省在这里相交。这条街上，也就是老秦家门口的弯柳下，那一块无规无则的黑石头，就是界碑：街的南排是湖北人；街的北排，从老秦家朝上的是陕西人，朝下的是河南人。王和尚的家正好对着街的直线，他是陕西人，三间上屋盖在陕西地面，但院子却在湖北的版图上。才才家是湖北人，住在街的南排东头。王和尚赶去的时候，才才没有在家，才才的娘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，正在喂猪。这寡妇把猪看得十分珍贵，每顿喂食，总要蹲在猪槽边，撒一把料，拌一下食，有说有念地看着猪吃饱。见王和尚来了，忙起身要进屋去盛晚饭，王和尚说了原委，寡妇就吓得叫了一声，当下从鸡窝捉了那只白公鸡，嚷着也要去看牛的病情。王和尚说天黑路不平的，劝说住了，就一口气顺着石板街道往家里跑。

老秦已经先到了。在这条街上，这是个三省中最能行的人物，懂得些医道，能治人，也能医牛、猪、羊、鸡、狗，会挑，也会闹，再配上一张会说的嘴，开着小生意货摊，日子过得滋润，人也保养得体面。牛棚里的气味很重，热腾腾的酸臭，他就受不了，蹲在院子里，吸一口，吐三股地抽烟。

王和尚回来，先找了一把蒲扇给了老秦，就进棚点着了窗台上一盏老式菜油碗灯。有了昏昏的光线，看得见一

堆骨架似的老牛卧在牛槽下，旁边是没有喝完的豆浆，水淋淋地撒了一地白点。牛头无力地搭在一堆草上，眼睛闭了，呼吸急促，肚子胀得象一面鼓。可恶的蚊子成团飞来，手一扬，嗡地飞了，手落下，又嗡地飞来。

“把牛拉起来！”

老秦抽完一支烟，将鸡提在了手里，开始拔着鸡脖子上的毛。鸡颤声叫着，几次从手里要挣脱开，老秦骂了声娘，将鸡脖子拧在了翅膀下，毛拔得净光。却又不时抖抖裤子，叫着王和尚的名字，骂牛棚里的虻蝇养得这么多。

王和尚满脸的汗水，成团的蚊子在头上叮叮咣咣打着锣，他苦笑笑，使劲地要将牛拉起来。但是，每一次牛刚刚立起了前腿，“咕咚”就又倒了下去。他伤心地摩摩牛的前胯，努力将牛鼻圈上的绳索拴在柱头，便猫身钻到牛屁股后，企图往上扛。一连三次，没有成功，自己反倒跌在地上，粘了一手的稀牛屎。

“算了，和尚！把牛身子扳端，不要窝住了肚子。这牛也真老得不中用了，你怎么就看上了这条劣货？”

“老秦哥，这便宜呢，队里是估了二百五十元给我的。”

“你撑了十几年的船，哪儿就能伺候了这高脚牲口！”

“地分到户了，哪里敢没个牛呢？”

“我就没有。”

“我哪能比了你？”

老秦“嘿嘿”地笑了一声，见牛已经扳端了身子，就去

窗台上将油灯芯拨大了许多。牛棚里立时大放光亮。他便要王和尚好生抱住牛头，自个拉过凳子，扬手“哐！”地一刀，那鸡头就掉了，“咕噜噜”滚在了王和尚的脚下。王和尚眼睛一闭。

“牛头抱紧！”

老秦吼了一声，鸡脖子塞进了牛的鼻孔，同时听见了牛在“滋滋”地急促地吸着鸡血。而溢流出来的血水喷了王和尚一手，又蚯蚓般地一个黑红道儿钻进了袖筒；他没有再敢动一下。

“这下好了。”老秦丢掉了鸡，开始在盆子里洗手。王和尚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抚摸着牛头看了一会，就进堂屋大声地开柜。

“和尚，你这肉头！又在忙啥子哟？”

“真累了你，老秦哥！我摸一瓶白干，咱炒几个菜喝几盅吧。”

“和尚，你又要让小月说我的不是了？！”

“她敢！”

“算了，邻家嘞，谁不给谁帮个忙？这么热的天能喝下去吗？”

王和尚提了酒站在牛棚门口，听了这话，有些为难了。老秦站起来要走，他拉住，拾起了那没头没血的公鸡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不喝酒，将这鸡带去吃吧；留在我这里做吧，我也做不出什么好味道。”

老秦把鸡提在了手里，王和尚一直送到门外。老秦说，

“小月的事，你们说定了？”

“反正就是那回事了。”

“到时候可别忘了咱陕西的乡当哟！”

“那一定的，这条街上，三省的人我都在头上顶着哩。”

老秦摇摇晃晃顺着漫坡走下去，身影在弯弯的石板街道上慢慢缩小了。王和尚抬起头，月亮已经老高。今夜是阴历十二日，光辉不是十分亮堂，路面却很很清楚。他望了望，远远的荆紫关，关里的河南人的屋舍看不见，灯火却高低错落，明暗区别，在飘动，在炫耀，在孤寂中作光明的散布。关下的丹江河，灰蒙蒙一个长带状的水面上，无论如何看不清船只和人影。

“喂——小月！喂——小月！”

他锐声地叫喊起来。在这条街上，唯独陕西人，其实也仅仅是他一个人，有着独特的喊叫节奏：前声拖十二分地长度，而到内容的部分，却出奇地道得极快。也就是这喊叫声，无论白天、黑夜，可以传出六里七里的路程。每天三晌，王和尚都要站在自己家门前这么喊几阵，街面上的人就又都知道是小月不在家了。“这野妮子，有人没人，一到船上就想不起这个家了！”王和尚常要对街坊四邻这么诉说。

王和尚喊过三声，就走向牛棚去，看见牛气色果真比先头好了，就将窗台上的菜油碗灯压了压油芯，也开始感

觉到了有无数的蛭蟥从裤管里往上跑，便在指头上蘸了唾沫，往裤腰处轻轻按去：一个肉肉的东西，揉揉，黑暗里在两个指甲间一夹，发出“啵”的响声。

“爷佬保护，赶明日一早，我的牛就能大口大口地吃草了！”

他抱了一堆湿麦草放在牛棚的墙角，煨了烟熏赶起蚊子来。一时烟雾腾腾，蚊子没熏死，自己倒呛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。然后又在堂屋里煨了烟火，吹熄了灯，一个人静静地蹲在院中的捶布石上抽起水烟来。

烟袋是竹根管做的，这是他向河南人学得的手艺。生产队未分地以前，他们父女俩的自留地上是舍不得种植烟草的。地分到户后，粮食一料收成便有了积攒，也便谋着种一些烟草来抽。但他没有多大的瘾，仅仅种了十棵，也全招待了来家的客人，从此也就不想再种，觉得抽烟是一种奢侈。小月却不，偏从荆紫关给他买回来了一大捆水烟板子，说：苦了一辈子了，难道连烟都不享受？他心里虽不大悦意女儿的观点，孝心却领了，就将这水烟板子放在水瓮下浸潮，装在小月的一个空雪花膏白瓷盒里，心情好的时候，捏出黄豆那么大的一丸来，按在竹根管的烟眼里，吸一口，吹一口，心里想：这真是“一口香”。

一受活起来，他就想起八年前死的小月娘，那个白惨惨的瘦脸儿，总在眼前晃。他“唉唉”着，怨她没福，死得太早了。

这么思想着，便又操心起小月来：疯妮子，这么晚了，

难道河边还有要摆渡的人吗？忍不住又站在门口，粗声瓮气地喊叫起来了：

“喂——小月！喂——小月！”

## 二

爹叫第一声的时候，小月就听见了；她没有回答。现在爹又拉长了喊声叫她，她更加感到心烦，偏将小船推出了岸，汨汨地向丹江河心划去了。

丹江河从深深的秦岭里下来，本来是由西向东流的；秦岭在他们村后结束了它的几千里的延伸，最后的骤然一收，便造就了河边大崖的奔趋的力的凝固。而荆紫关后五里远的地方，伏牛山又开始了它的崛起。两支山脉的相对起落，使丹江河艰难地掉头向南，呈直角形地窝出了他们这块清静、美丽而边远、荒瘠的地方。从这边杂居的小街，到河对面清一色河南人居住的荆紫关，来往联系是山湾后的一道窄窄的铁索吊桥。但是，这里的渡口上，却是有着一只船的：狭狭的，两角微微上翘，没有桅杆，也没有舱房；一件蓑衣，两支竹篙。小月的爹在这只船上，摆渡了十年。那时节小月在荆紫关学校里读书，一天三晌坐爹的船往来。这山窝子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王和尚，也都认识王小月。这渡口的每一处水潭，每一块水底的石头，她爹熟识，她也没有不熟识的。分地时，家里分了三亩地，这条小船也估了价包给了他们，从学校毕了业的小月，就从此顶替了爹的角色。

今日，荆紫关逢集，渡船从早晨到傍晚便没有停歇；夕阳一尽，河面上才空空荡荡起来。小月将船停在岸边，拿了一本小说来读。书老是读不进去；书里描写的都是外边的五颜六色的世界，她看上一页，心里就空落得厉害，拿眼儿呆呆看着大崖上的那一片水光反映的奇景出神。那迷离的万千变幻的图案，她每天看着，每次都能体会出新的内容，想象那是一群人物，不同相貌、年龄和服装的男人，也杂着女人，小孩，狗，马，田野，山丘，高高低低象书中描绘的都市的建筑，或者又是天使，飞鸟和浮云之类。她对着这一切，得到精神上最大的满足和安慰：外边的世界能有我们的山窝美吗？夜幕扯下来，图案消失了，她就静静地听着黑暗中鸽子“咕咕”“唧唧”的叫声，或者是河上偶尔鱼跃出水面的“啪啪”响声，她又要作出许多非非的思想。

水面的柔和，月夜的幽静，很合于一个女孩子的心境，尤其是到了小月这样的年纪。

她有时也要想起她的娘，也要想起中学校的生活，也要想起这条丹江河是从秦岭的哪一条山沟里起源的，又要到什么地方去汇入长江，再到大海？河水真幸福，跑那么远的路程，这山窝子以外的世界它是全可以知道了。

在她想着这么多的时候，一听见爹的叫喊，她就要发火，有时偏就要和爹作对；她越来越不愿回到那个矮矮的三间房的家里去。爹逼着她学针线，烧火做饭，伺弄小猫小狗，她就老坐不住，闻不得那屋里散发的一种浓浓的浆水

菜的气味。她甚至不明白自从分了地以后，爹简直和从前成了两个人：整天唠叨着他的三亩地，还有那头老牛。

船是靠两岸拉紧的一条铁索控制着的，小月只轻轻将竹篙在河底的细沙里一点，船上系铁索的滑子就“嗦啰啰”直响，眨眼到了河心。

河心似乎比岸头上要亮，水在波动着，抖着柔和的光。月亮和星星都落在水底，水的流速使它们差不多拉成了椭圆形。小月放下了竹篙，往两边岸上看看，没有一个人影；月光和水气织成的亮色，使身前身后五尺的方圆异常清楚，再远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她脱下了衣服，脱得赤条条的，象一尾银条子鱼儿，一仄身，就滑腻腻地溜下了水里。

小月今年十八岁。十八年里，她还没有这么精光地赤着身子，她一次又一次瞧着岸上，觉得害羞，又觉得新鲜，大胆地看着自己的身段，似乎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子好多部位已经不比先前了。每每摆渡的时候，那些浪小子总是滴溜溜地拿眼睛盯她，在付船钱时，又都故意将手挨住她的手，船稍有颠簸，又会趁机靠在她的身上。她咒骂过这些轻浮鬼，心里一阵阵的惊慌；而那些年长的人又总看着她，说：“小月长成大人了！”长成大人，就是这身体的曲线变化吗？

她使劲地跃出水面，又鱼跃式地向深处一头扑去，作一个久久的没儿。水的波浪冲击着她的隆起的乳房，立时使她有了周身麻酥酥的快感。她极想唱出些什么歌子，就一次又一次这么鱼跃着，末了，索性仰身平浮在水面，

让凉爽爽的流水滑过她的前心和后背，将一股舒服的奇痒传达到她肢体的每一个部位。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一个真正成熟的少女心身如一堆浪沫酥软软地在水面上任自漂浮。

正在陶醉的境界中，她突然听见了一种低低的男人的呼吸声。一个惊悸，身子沉下水，长发漂浮成一个蒲团样，露出了一双聚映着月光的眼睛，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柴排。

“谁?!”

柴排在起伏着，没有一点声息，也没有一个人影。

“哪个坏小子！再不露面，我就要骂了。你这是偷看你娘吗?”

“泼喇喇”一声水响，柴排下钻出一个脑袋来；立即又跳上了柴排，朝这边直叫：

“小月姐，是我，门门!”

“你这个不要脸的碎仔儿!”

门门是老秦家隔壁的小子，在校时比小月低一个年级，年龄也比小月小五个月。他常常爱和小月嬉闹，小月却压根儿不把他当个大人，张口闭口骂他是“碎仔儿”。

“小月姐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呢！真的，我要是看见了什么，让我这一双眼睛叫老鸦啄了去!”

门门反复向她求饶，而柴排却不知不觉向这边靠拢了过来。

“你不要过来！你敢再过来吗?!”

柴排竭力在那里停了一下，月光下，小月看见门门只穿了条短裤，努力撑着竹篙，向左边漂去。

“门门，你是好的，你趴下，不许看，我要穿衣服啦！”

门门全听她的，果然趴到了柴排上。小月极快地翻上小船，她后悔怎么就脱得这么光呢？三下两下将衣服穿好，脸上还辣辣地烧。门门还趴在柴排上，她瞧着他的老实相，正要“咻”地笑出声来，却见门门趴在那里，眼睛是一直向这边睁着的，月光落在上边，亮得象两颗星星。她立即脸又辣辣地烧，骂了一声：“门门，瞎了你的眼了！”将船一撑，当真生起门门的气了。

门门讨了没趣，兀自将柴排竭力地向岸边靠拢，但突然失声叫起来：一根扎排葛条断了，排要散伙了。小月回头看时，柴排果真在河心打着漩涡转儿，便将船又撑过来。离柴排一丈多远时，门门忽地从柴排上跃起，跳上了船来，嘻嘻笑着。

小月“咣”地一篙将他打落到水里了。

“叫你装！叫你装！”

门门在水里叫唤着，一时没有浮上来，“咕儿咕儿”喝了几口水。小月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愤怒全然化作了惊慌，忙将竹篙伸过去，把门门拉上了船。

“又在装吗？”

“胳膊上都流血了。”

“这就好，流了血就能记着教训了！”

门门却又嘻嘻地笑：